

史記

中

华

名

著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卷四

中华名著

吴樵子 主编

史记

卷四

京华出版社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原文】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乃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

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定陶，怀王徙都彭城，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求救。怀王使宋义为上将，范曾为末将，项籍为次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军，悉属宋义，北救赵。及项籍杀宋义于河上，怀王因立籍为上将军，诸将皆属项籍。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峻楚者，以布数少败众也。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布常为军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

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戏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诘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王彭越、酈之，盛其酈徧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酈，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曰：“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筹策之计，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

史

记

史记·列传

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

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甄。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给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诸将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僂。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媚生患，竟以灭国！

【译文】

黥布是六安县人，姓英。在秦朝时期，他还是个平民百姓。

陈胜起义的时候，英布去见番君吴芮，和吴芮的部众一起反秦，聚集兵众好几千人。吴芮把女儿嫁给英布。秦将章邯消灭了陈胜，打败了吕臣的军队之后，英布便率军北上，进攻秦军的左右校尉，在清波大败秦军，继而率兵东进。他听说项梁平定了江东会稽郡，便渡过长江，向西进发。陈婴因为项氏家族世代都任楚国的将领，便率军归属项梁，渡淮而南，英布和蒲将军也率军归属项梁。

项梁渡淮西进，在与景驹、秦嘉等人的战斗中，英布的功劳常在诸将之上。项梁来到薛地，听到陈胜确死的消息，便拥立原楚怀王之孙为楚怀王，项梁被封为武信君，英布被封为当阳君。后来项梁在定陶战败被杀，楚怀王便迁都于彭城，英布等各位将领也都聚集在彭城周围，保卫国都。在这个时候，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赵国，赵国数次派人来，请求楚国救援。楚怀王便任命宋义为上将，范曾为末将，项羽为次将，英布、蒲将军为将军，都归宋义指挥，北上救赵。大军进至黄河边上，项羽杀死宋义，楚怀王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众将领都归项羽指挥。项羽派英布先行渡河，攻击秦军。英布渡河以后，连连告捷，项羽才率领全军渡河追击秦军。于是大破秦军，章邯等人投降。楚军屡传捷报，功劳在各国援军之上，而各国的援军之所以听从楚军的号令，是因为英布常常以少胜多的缘故。

项羽率军西进，行至新安，又派英布等人连夜袭击原来章邯所率的秦军，活埋了二十多万秦军士卒。楚军进至函谷关，受阻不能前进。项羽又派英布等人先从小路穿插到关下，消灭了关下的守军，这样大军才得以进入函谷关，从而进军咸阳。（在一路的征战中，）英布所率的军队常常作为尖刀部队。在项羽分封诸将时，英布被立为九江王，以六安城为王都。

汉元年四月，诸侯都离开项羽的帅旗，到各自的封国里去，项羽改称楚怀王为义帝，迁都长沙。秘密派九江王英布等人相机杀掉义帝。这年八月，英布派手下将领袭击义帝，追至郴县，把义帝杀死。

汉二年，齐王田荣背叛楚国，项羽率兵击齐，征调九江王的兵马。英布推说生病，自

己不肯出征,只派部将率领数千人前往。汉军在彭城打败楚军,英布仍然托病不肯亲自援助楚军。项羽从此怨恨英布,屡次派人去谴责他,并召他前去。英布愈发害怕,更不敢前往。但这时项羽正担心北方齐、赵的进犯,西面担忧汉军的攻击,同盟军只有九江王英布;同时项羽很欣赏英布的才能,打算用作亲信,所以没有攻击他。

这年夏天,朝廷又杀掉梁王彭越,并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遍送各诸侯。朝廷把肉酱送到淮南时,英布正在狩猎,见到人肉酱,非常恐惧,便暗自派人部署兵力,密切注视着邻郡的非常事态。

英布所宠爱的官人生了病,请求去医家就医。医家和中大夫贲赫住对门,官人多次到医家去看病。贲赫因为在官中任官,便送给官人丰厚的礼物,并且陪同官人在医家饮酒。官人在陪伴淮南王时,闲谈中官人称赞贲赫是位忠厚的长者。淮南王听了,妒火中烧,追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官人说了以上全部情况,淮南王怀疑官人和贲赫淫乱。贲赫知道以后,很害怕,便假装生病。淮南王愈发恼怒,打算逮捕贲赫。贲赫放风说淮南国有叛乱阴谋,便乘坐传车去长安告发。英布派人追赶,没有追上。贲赫来到长安,向朝廷上书告发叛乱,说英布谋反,已有端绪,应当在他未反之前干掉他。皇帝看了告密文书,告诉萧相国,萧何说:“英布不应有此举动,恐怕是仇家诬告他。请先把贲赫拘留起来,再派人暗中查验淮南王的行动。”英布见贲赫畏罪逃走,去告发他,本来就怀疑贲赫向朝廷揭露了他的秘密部署,现在朝廷派使者来查验,而且抓到一些把柄,英布便决然杀掉贲赫的亲属,发兵造反。消息传到朝廷,皇帝便释放了贲赫,并任命他为将军。

皇帝把诸位将领召来,问道:“英布反了,怎么办呢?”将领们都说:“派兵征伐,活埋了这小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汝阴侯滕公找来原楚国令尹,问他对此事有何看法。令尹说:“英布本来应该造反。”滕公说:“皇帝割出土地封他为王,授给他爵位使他尊贵,立他为大国之主,他为什么造反?”令尹说:“朝廷往年杀掉彭越,去年又杀掉韩信,这三个人是同等功劳、同一类型的人,他怕杀身之祸轮到他头上,所以才造反。”滕公便向皇帝报告了这些情况,说道:“我的门客中有一个原楚国令尹薛公,这个人很有韬略,可向他询问。”皇帝便召见薛公,向他询问对策。薛公回答说:“英布造反,并不足怪。如果他采取上策,那么,崤山以东的地面,就不属朝廷所有了;他若采取中策,胜败的结局还不可知;他若采取下策,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皇帝问道:“什么是上策?”令尹回答说:“英布若向东攻占吴,向西攻占楚,兼并齐地和鲁地,再传令燕、赵,让他们固守本土,这样,崤山以东的地面就不属朝廷所有了。”“什么是中策呢?”“他向东攻占吴,向西攻占楚,兼并韩地,攻占魏地,占据敖山上的谷仓,封锁成皋关口,那么,胜败的结局还不可知。”“下策又是什么呢?”“他向东攻占吴,向西攻占下蔡,然后把辎重转移到越地,而他本人却前去长沙,这样,陛下您就可高枕而卧,朝廷就安然无虑了。”皇帝问道:“英布会采取哪种策略呢?”尹令回答说:“他只能采取下策。”皇帝又问:“为什么他不采取上策、中策,而出此下策呢?”令尹说:“英布原来只不过是骊山的刑徒,自己奋斗,成为大国的君主,他的全部作为,都是为了自身,不管身后如何,更不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所以我断定他只能出此下策。”皇帝说:“你分析得很好。”便封给薛公一千户作为食邑。皇帝立自己的儿子刘长为淮南王。于是皇帝发兵,亲自率领,东进讨伐英布。

英布在造反之初,曾对他的将领们说:“皇帝年岁大了,已厌倦戎马生涯,他必然不会亲自率兵前来。若派遣手下将领,其中我只怕韩信和彭越,可是这两人已被杀死,其余的人都不可怕。”所以决定造反,(英布所采取策略,)果然如薛公预料的那样,他向东攻击荆国,荆王刘贾败逃,在富陵被杀。英布劫收了刘贾的军队,渡过淮河,进击楚国。楚国派兵和英布交战于徐县、僮县之间。楚军将领把军队一分为三,企图使三军之间,互相救援,成犄角之势,有人告诫楚将说:“英布善于用兵,老百姓一向很怕他。况且兵法上说,诸侯在本土上作战,士卒由于留恋家园,容易逃散。现在分为三军,对方打败我们一军,

史

记

史记·列传

其余二军就会不战而逃，哪能互相救援呢？”楚将不听劝告。英布果然打败其中一军，其余二军都散逃了。

于是英布率兵西进，与皇帝统率的军队在蕲县西边的会甄相遇。英布所率之军，精锐非常。皇帝便下令在庸城修筑营垒。皇帝看到英布摆列的军阵，与项羽的军阵如出一辙，心中十分厌恶。皇帝和英布在壁垒上遥遥相见，便对英布说：“你何苦造反呢？”英布说：“我想当皇帝。”皇帝怒骂英布，两军便投入激烈的战斗。英布战败逃走，渡过淮河。他屡次停下来再战，都遭失败，最后和百十人逃往江南。英布原来和番君有婚姻关系，因此，长沙王吴臣派人去诱骗英布，诡称要和他一起逃亡，引诱他逃向越地。英布信实了吴臣的话，便随来人一起去鄱阳。鄱阳人在兹乡百姓的田舍里把英布杀死。于是宣告英布灭亡。

皇帝正式封他的儿子刘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各将帅很多因功而受封。

太史公说：英布这个人，他的祖先莫非就是《春秋》所载被楚国灭亡的英国和六国——皋陶的后代吗？他因犯罪而受黥刑，而兴起得是多么迅速呀！被项羽活埋的士卒以千万计，而英布常常带头肆虐。他的功劳超过其他将领，因此被封为王，但最终不免被天下人所诛杀。祸害起自他宠爱的官人，由嫉妒招致杀身之祸，竟因此而亡国！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原文】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

也。项王喑嗾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酈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阬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陘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阬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草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酈水上，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

史

记

史记·列传

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鄙下，身死沘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茆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酈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酈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酈生卖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求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昧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吟，吟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吟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

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译文】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还是平民的时候，家里贫穷又放荡不检点，未能被推选为地方官吏，他也不会经商谋生，经常依靠别人来糊口度日，人们都讨厌他。

当项梁渡淮北上的时候，韩信带着剑投奔了项梁，做了项梁的部下，没有什么名气。项梁被战败以后，他又归属项羽，项羽任他为郎中。他曾多次向项羽献策，项羽都没有采用。汉王刘邦入蜀时，韩信又逃离楚军归附了汉王，但仍没有什么名气，只做了个管理粮仓的小官。后来他犯法当处斩刑，同伙的十三人都已处斩，轮到韩信时，他抬头仰视，正好看见了滕公，说：“汉王不是想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呢？”滕公听了他的话后感到很惊奇，又见他相貌非凡，于是就把他释放了。和他交谈了一番，很欣赏他。并把此事告诉了汉王，汉王任命他为治粟都尉，但并没有感到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韩信曾多次与萧何谈论事情，萧何很赏识他。在去南郑的途中，将领中有数十人半途逃亡，韩信揣想萧何等人已经多次向刘邦推荐过自己，但刘邦并不想起用，于是韩信也就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以后，来不及向汉王报告就亲自去追赶韩信。有人向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听了非常生气，如同失去了左右手一样。隔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为什么逃走？”萧何说：“我不敢逃走，我是去追逃跑的人的。”汉王说：“你去追的是谁？”萧何回答说：“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中已逃跑了数十个你都没有去追，追韩信，这是骗人。”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是国家中独一无二的人才。大王如果只想长期称王于汉中，那就可以不用韩信，如果决心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没有能与您共计大事的人了，这就要看大王怎样决定了。”汉王说：“我也想向东扩展，怎么能愁心满结地久居于此？”萧何说：“如果大王决心向东扩展，能起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如果不能起用韩信，韩信终归还是要逃走的。”汉王说：“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

任命他为将领。”萧何说：“虽然你任命他为将领，但韩信仍然不会留下来。”汉王说：“那就任命他为大将。”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就要召见韩信任命他为大将军。萧何说：“大王一向对人轻慢无礼，现在任命大将军就好像叫小孩子似的，这就是韩信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大王如决心要拜他为大将军，就要选个吉日良辰，沐浴斋戒，设置高坛、广场，准备好拜大将军的仪式才可以。”汉王同意了萧何的意见。诸位将领都很高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要做大将军了。等到任命大将军时，原来是韩信，全军都感到惊讶。

韩信的授职仪式结束后，汉王坐了下来，说：“萧丞相曾多次赞赏将军，将军将用什么良策来教导我呢？”韩信谦让了一番后就问汉王说：“现在要向东扩展，争夺天下霸权，您的对手岂不是项羽吗？”汉王说：“是这样。”韩信说：“大王自己估量一下，在勇敢善战、兵力精强方面与项王相比怎么样呢？”汉王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说：“我不如项王。”韩信行了再拜礼后赞佩地说：“我也认为大王在这几方面不如项王。然而我曾事奉过他，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发怒呼喊时，千百人都吓得胆战腿软，然而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平素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人生了病，他能够同情地流下眼泪来，并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他们吃。但到了别人有了功劳应当加赏封爵时，他却把加赏封爵的印信玩得棱角磨没了还舍不得授给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道。项王虽然称霸了天下而且诸侯都臣服于他，但他不居守关中而以彭城为都城，违背了与义帝的约定而把自己亲信的人封为王，诸侯们对他的这种做法都愤愤不平。诸侯们看见项王把义帝驱逐到江南，也都回去驱逐他们的君主，占据了好地方而自立为王。凡是项王军队经过的地方都遭到了蹂躏和破坏，天下的人们都很怨恨他们，百姓也不愿归附他们，只不过是迫于威势，勉强服从他们罢了。名义上虽为霸王，实际上已失去了民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很容易就会削弱。现在大王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勇敢善战的人，有什么敌人能不被诛灭呢？把天下的城邑封给有功之臣，那还有什么人会不服从你呢？率领正义之师，顺从思乡东归将士的心愿向东进军，还有什么人会不打败呢？”汉王听了非常高兴，自己也认为与韩信相见恨晚。于是听从了韩信的计策，部署了各位将领作战的计划。

八月，汉王起兵从陈仓出发向东进军平定了三秦之地。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王豹、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也都投降了汉王。于是汉王联合了齐、赵共同攻打楚军。四月，到了彭城，汉王被击溃而还。韩信把溃散的士兵集中起来和汉王会师荥阳，又向楚军发起进攻，在京、索之间打败了楚军，因此楚军终不能向西进攻。

汉王在彭城被打败以后，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叛汉降楚，齐、赵二国也反汉与楚联合。六月，魏王豹请假回家探望有病的亲人，一到自己的封国，马上就封锁了黄河渡口和临晋关的交通，反叛汉王，与楚订约讲和。汉王派酈生去劝说魏豹，魏豹没有被说服。这年八月，汉王任命韩信为左丞相并率兵攻打魏王。魏王在蒲坂布置了重兵把守，封锁了临晋关。于是韩信也布置了疑兵，故意摆开了船只，做出要渡临晋关的样子，而伏兵却从夏阳用木制的罾浮水渡过黄河，偷袭了魏都安邑。魏王豹听了大吃一惊，于是领兵迎击韩信，结果魏王豹被韩信所俘虏，从此平定了魏地，设为河东郡。汉王又派遣张耳与韩信一起领兵东进，然后又向北攻打赵国和代国。后九月，打败了代国的军队，在阏与捉住了夏说。韩信攻下魏国、打败代国之后，汉王就派人调回了他的精锐部队，又开赴荥阳去抵御楚军去了。

韩信和张耳率领了几万军队准备东下井陘关去攻打赵国。赵王、成安君陈余听说汉军将要来袭击他们，就在井陘关聚集了号称二十万的兵力。广武君李左车劝成安君说：“听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俘虏了魏王，活捉了夏说，又血战阏与，现在又以张耳为帮手，企图攻下赵国，这是乘胜出国远征，其势锐不可当。我听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饷（来供士兵食用），士兵就要有挨饿的危险，到吃饭时才去打柴烧火做饭，部队就有吃不饱的危险。现在井陘的道路车不能并行，马不能成列，在这种情况下行军几百里，粮饷必然要落在军队的后面。希望您暂时借给我精兵三万，从小道去拦截他们的武器粮饷，您在这里深挖战壕，高筑营壁，坚守阵

地,不要和他们交战。这样使他们前不能进攻,后不能退还,我率领奇兵截断他们的后路,使他们在野外一点东西都抢不到,如此不出十日,两将的首级就能献到你的帐前。希望您能考虑我的计策。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必然会被他两人所捉获。”成安君是个迂腐的书生,经常说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他回答说:“我听兵法书上是这样讲的:兵力是敌人的十倍就包围他,是敌人的一倍就和他交战。现在韩信的兵号称数万,其实不过数千。他们敢涉千里来袭击我们,(等来到这里时,他们的兵力)也就精疲力竭了。像现在这样的兵力我们都避而不击,以后如有更强大的敌人前来,又用什么方法去战胜他们呢?(如果照你说的做,)各诸侯就会认为我们胆怯,而轻易地来攻打我们。”因此没有采纳广武君的计策。

韩信派人暗中去侦察,得知广武君的计策未被采用,密探回来报告韩信,韩信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才敢率兵进入井陉狭道。在距离井陉口还有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半夜,传令军中,准备出发,选出二千轻装的骑兵,每人拿一面红旗,从小道前进,隐蔽在山里窥望赵军,并告诫士兵们说:“赵军看见我们逃跑,一定会倾巢出来追赶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们快速冲进赵军营地,拔掉赵军的旗帜,立起汉军的红旗。”同时下令让副将先给士兵们吃点食物,说:“今日打败赵军后会餐。”各位将领都有点不大相信,只好假装答应说:“遵命。”韩信又对军官们说:“赵军已经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势扎下营垒,而且在他们没有看见我军的大将旗鼓时是不会出来攻打我们的先头部队的,怕我们到了山路险狭的地方会退回来。”韩信于是派了一万人作为先遣部队,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排开阵势。赵军看到以后便大笑不已。天刚亮的时候,韩信竖起大将旗帜,大吹大擂地开出井陉口,此时赵军开营出击汉军,两军鏖战了很久。在这个时候,韩信、张耳假装战败,丢弃了旗鼓逃回了河边的阵地。河边的部队打开营垒让他们进去,然后又和赵军大战一场。赵军果然倾巢而出争相掠夺汉军的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经回到河边的军营里,全军将士殊死作战,赵军无法打败。韩信派出的二千奇兵在等到赵军倾巢出来争夺战利品时冲入了赵军的军营,拔掉了赵军的全部旗帜,插起了二千面汉军的红旗。赵军已无法打败汉军,也不能抓到韩信等人,想收兵回营,但发现军营里已全部插起了汉军的红旗,因此大为惊慌,认为汉军已经全部俘虏了赵军的将领,于是队伍大乱,士兵们也纷纷逃跑,赵军将领虽然斩杀了不少逃兵,但仍然阻止不了。在这时汉军两面夹攻,大破赵军,并俘虏了大批人马,在泜水上斩杀了成安君陈余,抓获了赵王歇。

韩信传令军中不要杀死广武君,如果能有人活抓住广武君,重赏千金。于是有人捆着广武君送到了韩信的指挥部来,韩信解开了捆绑,请他面东而坐,自己却面西而坐,用对待老师一样的礼节来对待他。

诸将领来向韩信呈献首级和俘虏,完了之后都向韩信表示祝贺,有人因此问韩信说:“兵法上说布置阵地要右背山陵,左对川泽,如今将军反而命令我们背水列阵,还说打败赵军后会餐,当时我们都不敢信服。然而竟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战术呢?”韩信说:“这在兵法上也是有的,只是你们没有细看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韩信没有能得到素有训练而且能服从调动的将士,这就像所说的‘赶着街上的百姓去作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置之死地,使每个人都主动去奋力作战。如果今天把他们置于能死里逃生的地方,那将会全部逃走,怎么还可以用他们去作战呢?”各位将领都佩服地说:“非常正确。这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于是韩信问广武君说:“我准备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怎么做能获得成功呢?”广武君谦让地说:“我听说打了败仗的将军是没有资格来谈论勇敢作战的,亡了国的士大夫是没有资格来谈论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现在我是个兵败国亡的俘虏,怎么能配和您一起来商讨国家的大事呢?”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国,在秦而秦称霸,这并不是他在虞国时就愚蠢而在秦国时就聪明,而是在于国君能不能任用他,能不能听从他的计策。如成安君真地听了你的计策,像我韩信这样的人也早已被俘虏了。正因为成安君没能采纳你的意见,

所以我韩信才能在此侍奉你。”因此韩信又坚决地问说：“我全心听从你的计策，希望你不要推辞。”广武君说：“我听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说即使是狂人之言，圣人也可以选择采纳。只恐怕我的计策未必能用，但我愿意献出愚忠。成安君本来有百战百胜的计谋，但一次失策，全军溃败于郿城之下，自己也死于泜水之上。如今将军渡过西河，俘虏了魏王，在阬与活捉了夏说，一举攻下井陘，不到一个上午就击破了二十万赵军，杀死了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们都放下了农具，停止了耕作，穿好的吃好的，侧耳等候你的命令。像这些，都是将军的长处。然而民众劳苦，士卒疲乏，实在是难以继续驱使。现在将军打算用这些疲惫劳乏的士兵驻扎在燕国坚固的城池之下，想打又恐怕时间久了攻不下来，真情一暴露，形势就要被动，时间拖长了，粮草就会用完，弱小的燕国不肯降服，齐国就一定会拒守边境以图自强。与燕国、齐国僵持不下，那么刘邦、项羽的胜负就不能分明。像这些就是将军的不足之处。我见识浅薄，鄙意以为这样做是错误的。所以善用兵的人不以自己的短处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以自己的长处去击别人的短处。”韩信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广武君回答说：“现在为将军考虑，不如按兵不动，留守在赵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这样做，百里之内的百姓就会每天拿着牛肉美酒来犒劳将士。然后你就向着北方燕国的道路布置军队，再派说客拿着书信送给燕国，把您的长处给燕国讲清楚，燕国一定不敢不听从。燕国降服了之后，您再派说客向东去告诉齐国，齐国也一定会闻风而服，虽然有再聪明的人也不知为齐国出什么计策好。这样一来，争取天下的大事就可以考虑了。用兵之道本来就有先虚而后实的，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韩信说：“很好。”于是听从了广武君的计策，派人出使燕国，燕国闻风而降。于是又派人报告汉王，因而请立张耳为赵王来安抚赵国。汉王同意了 this 意见，立张耳为赵王。

韩信引兵东进，还没有从平原津渡过黄河，就听说汉王已经派酈食其说服了齐王，韩信打算停止前进。范阳辩士蒯通劝韩信说：“将军是受命攻打齐国的，而汉王只是派了个密使去说服了齐王，难道有命令停止将军进军吗？怎么可以停止前进呢？况且酈生只是一个辩士，坐着车子靠摆弄三寸不烂之舌竟说下齐国七十多个城邑，将军率领着数万军队，一年多才攻下赵国五十多个城邑，做了几年的将军反不如一个小小书生的功劳？”于是韩信认为他讲得正确，听从了他的计策，继续渡过了黄河向齐国进军。这时齐王已接受了酈生的劝说，并留他开怀畅饮，撤除了防御汉军的守备。韩信乘机攻下了齐国驻扎在历下的军队，接着打到了临菑。齐王田广以为酈生出卖了自己，于是烹杀了酈生，而后逃往高密，并派使者到楚王那里请求援救。韩信平定了临菑以后，接着向东追击田广，一直追到高密的西边。这时楚王也派了龙且为将军，率领着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前来救齐。

齐王田广、龙且两军联合起来和韩信作战，还未交锋，有人劝龙且说：“汉军远征奋战，其锋不可阻挡。齐、楚两军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士兵容易溃散。不如深沟高垒，让齐王派他的亲信大臣去招抚丢失的城邑，被丢失的城里官民听说自己的国王还在，又有楚军来援救，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远居二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齐国城邑里的百姓都反对他们，势必没有地方可以得到粮食，这样就可以使汉军不战而降。”龙且说：“我平素深知韩信的为人，是很容易对付的。况且我来救齐，不战而使汉军投降，那我还有什么功劳呢？现在我经过战斗而取胜于汉军，就可以得到齐国的一半土地，为什么要停止作战呢？”于是决定交锋，与韩信的部队隔着潍水摆开了阵势。韩信于是派人连夜做了一万多个袋子，装满了沙子，堵住了潍水的上游，然后领着一半人马渡河袭击龙且，韩信假装战败后撤。龙且果然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韩信胆子小。”于是领兵渡过潍水追击韩信。韩信派人打开了堵水的沙袋，大水一涌而至。龙且的军队大半还没有渡过潍水，韩信立即下令反击，杀死了龙且。在潍水东岸的龙且军队四处逃散，齐王田广也逃跑了。韩信于是追击败兵直至城阳，全部俘虏了楚军士卒。

汉王被困在固陵时，采纳了张良的计策，招约齐王韩信，韩信率兵在垓下与汉王会师。项羽被打败以后，高祖乘齐王不备时夺去了他的军队。汉五年正月，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

定都下邳。

韩信到了自己的封国,召见了当年给他饭吃的漂洗绵絮的大娘,赏赐给她千金。找到了下乡南昌亭长,赏赐给他百钱,并说:“你是个小人,做好事有始无终。”又召见了曾侮辱过自己,让他从胯下爬过去的那个人,任他为楚中尉。并告诉他的将相们说:“这是位壮士。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但杀了他没有什么道理,所以就忍让了他,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

项王的逃亡将领钟离昧家住在伊庐,一向和韩信相好。项王死后,他就投奔了韩信。汉王怨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下令让楚国捕拿钟离昧。韩信刚到楚国时,巡视了所属的县邑,出出进进都要布置好士兵保卫。汉六年,有人上书告楚王韩信谋反。高帝采纳了陈平的计策,说天子将外出巡狩会见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派使者通知各诸侯到陈地朝会,告诉他们说:“我将巡狩云梦。”其实是打算袭击韩信,韩信一点儿也不知道。高祖将要到达楚地时,韩信打算起兵造反,但又忖度自己是无罪的,想去朝见高祖,但又怕被抓起来。有人劝韩信说:“杀了钟离昧去朝见高祖,高祖一定很高兴,也就没有什么祸患了。”韩信去见钟离昧,商量此事。钟离昧说:“汉王之所以不敢来攻取楚国,是因为我钟离昧在您这里。如果想抓起我来去讨好汉王,我今天死去,您随即也就灭亡了。”于是骂韩信说:“你不是个忠厚的长者。”终于自杀了。韩信拿着钟离昧的头去陈地朝见高祖。高祖命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后面的车子上。韩信说:“果然像有人说的那样,‘狡黠的兔子死了,抓兔子的猎狗也就烹杀了;高飞的鸟射完了,弓箭也就收藏起来了;敌国被攻破了,谋臣也就被杀死了’。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了,我也当然该烹杀了。”高祖说:“有人告你谋反。”于是给韩信带上刑具。到了雒阳,高祖赦免了韩信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

韩信知道汉王害怕而且嫉妒自己的才能,经常称病不去朝见和随从出行。韩信由此日夜怨恨,在家里闷闷不乐,感到和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处于同等地位而羞耻。韩信曾去拜访将军樊哙,樊哙用跪拜的礼节恭迎恭送,说话时也自称为臣,说:“大王竟肯光临寒舍,(真是臣下的光荣。)”韩信出门后笑着说:“我这一辈子竟同樊哙等人处在同等地位。”高祖经常和韩信谈论诸将的才能高下,(韩信对他们的评论)各有不同。高祖问韩信说:“像我这样能够率领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率领十万。”高祖说:“对于你来讲怎么样呢?”韩信回答说:“我多多益善。”高祖笑着说:“既然多多益善,那为什么还会被我抓住呢?”韩信说:“陛下不善于率兵而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所以被陛下抓获的缘故。况且陛下的权力是天授予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

陈豨被封为钜鹿郡守,向淮阴侯去辞行。淮阴侯拉着他的手避开了左右随从人员和他庭院里散步,淮阴侯仰天叹曰:“你可以和我谈谈吗?我有些话想和你谈谈。”陈豨说:“将军只管吩咐。”淮阴侯说:“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天下精兵聚集之处,而你是陛下亲信得宠的臣子。如果有人说你反叛,陛下一定不会相信;再有人去告你,陛下就会产生怀疑;第三次有人去告你,陛下一定会发怒而且会亲自率兵来讨伐你。我为你从这里起兵响应,就可以夺得天下。”陈豨一向知道韩信的才能,也相信他的计谋,说:“一定听从你的指教。”汉十年,陈豨果然起兵反叛。高祖亲自带兵前往讨伐,韩信称病没有随从出征。韩信偷偷派人到陈豨的住处说:“你只管起兵,我在这里协助你。”于是韩信就和家臣谋划,乘黑夜假传诏书,准备赦免在官府服劳役的罪人和奴隶,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太子。部署已定,等待陈豨的消息。他的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关了起来,打算把他杀掉。那个门客的弟弟上书吕后告发了韩信准备反叛的情况。吕后打算召韩信来,又怕他的党羽不肯就范,于是就和萧相国合谋,派一个人假装从高祖那里来说陈豨已被杀死,列侯群臣都要来庆贺。萧相国欺骗韩信说:“虽然你有病,但还是要勉强去庆贺一下。”韩信进了宫,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在长乐宫钟室里杀了他。韩信临斩时说:“我后悔没有采纳蒯通的计策,竟被妇人小子所欺骗,这岂不是天意吗?”于是诛灭了韩信三族。

史

记

史记·列传

高祖从平定陈豨的战场回来以后,看到韩信已经死了,他又是高兴又是怜惜,问说:“韩信死时说了些什么?”吕后说:“韩信说他后悔没采纳蒯通的计策。”高祖说:“此人是齐国的辩士。”于是下诏齐国缉拿蒯通。蒯通抓来了,高祖问说:“是你教唆淮阴侯反叛的吗?”蒯通回答说:“是的,我的确教他反叛,小子没用我的计策,所以才自取灭亡,落得如此下场。假如那小子采纳我的计策,陛下怎么能杀了他呢?”高祖很生气地说:“烹杀了他。”蒯通说:“哎呀!烹杀我可是冤枉啊。”高祖说:“你教韩信反叛,有什么冤枉的?”蒯通回答说:“秦王朝法度废弛、政权瓦解时,山东六国大乱,各诸侯国纷纷自立,英雄豪杰们像乌鸦一样纷纷聚集。秦王朝失去了统治大权以后,天下的人都来追逐他的帝位,但只有才能高、行动快的人才能抢先得到。盗蹠的狗对着尧狂叫,并非尧不仁,因为他不是狗的主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天下养精蓄锐想要做陛下所做事业的人很多,只是他们力所不及罢了。难道你可以把他们全部烹杀了吗?”高帝曰:“饶了他。”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太史公说:我到淮阴时,淮阴人对我说,韩信还是老百姓时,他的志向就和别人不一样。他的母亲死后,穷得无法埋葬,然而仍到各处访求高敞的坟地,让他母亲坟地的旁边还可以安置下万户人家。我看过他母亲的坟地,确实是这样。假如韩信学一些道家的谦让之道,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以自己的才能骄傲,那他对汉王朝的功劳就差不多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这些人相比,就可以子孙后代祭祀不绝。但他没有向这方面努力,而且天下大局已定,还要谋反叛乱,诛灭他的宗族不也是应该的吗?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原文】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项梁败死定陶,成鯨怀王。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

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天下定。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王颍川。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

“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戢。”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距汉。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愤于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痾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敖，破之。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汉五年八月，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噲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噲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

高后时，卢绾妻子亡降汉，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高后竟崩，不得见。卢绾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

【译文】

韩王信是战国时韩襄王的庶孙，身高八尺五寸。当项梁立楚国的后裔为楚怀王时，燕、齐、赵、魏都在此之前立了国王，只有韩国没立后嗣为王。因此，项梁便立原韩王的族子横阳君韩成为韩王，想以此来安抚韩国的人心，平定韩国故土。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韩王成便投奔楚怀王。沛公率军进攻阳城，派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平定了韩国故土，寻找到韩王信，便委任他为韩国的将军，让他率领韩国的部队跟随沛公西进武关。

沛公被项羽立为汉王。韩王信跟随汉王进入汉中。他劝汉王说：“项羽把他的将领都分封在近地为王，而独把您封在这偏远的地方，这无异是贬降啊！您的士卒都是东方人，他们整天踮起脚尖遥望老家，趁他们锐气东向，可以借此力量来争夺天下。”于是汉王便回兵平定三秦，并许诺将来立韩王信为韩王，现在暂任命他为韩国的太尉，率兵去攻取韩地。

项羽所封的各王都到他们的封国去即位，韩王成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不但不派他回国即位，反而把他贬为列侯。当项羽得知汉王派韩王信攻取韩地的消息，便立郑昌——项羽在吴地时结交的县令——为韩王，和汉军对抗。汉二年，韩王信平定了韩地十余座城池。汉王来到河南，韩王信便猛攻占据阳城的郑昌，郑昌投降。汉王实现诺言，立韩王信为韩王。他常常率领韩国的军队跟随汉王征战。汉三年，汉王从荥阳撤出，留下韩王信和周苛守卫荥阳。楚军在荥阳打败汉军，韩王信投降楚国，不久又逃出来，再度归服汉王，汉王仍立他为韩王。终于跟随汉王消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汉五年春，授给他封王符节，正式封他为韩王，封地为颍川郡。

七年冬，皇帝亲自率兵征讨韩王信，在铜鞮击败了他的部队，杀死他的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这时，他的部将白土县人曼丘臣和王黄等人立赵国后裔赵利为王，收编了韩王信的败散之卒，并勾结韩王信和冒顿单于谋划攻汉。匈奴派左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和王黄等人的军队，屯驻在广武以南。进兵晋阳，与汉军接战，结果被汉军打得大败。汉军追击到离石县，再次把匈奴等军队击败。继而匈奴又在楼烦西北集结兵力，汉军则出动大队的战车和骑兵击败匈奴的军队。匈奴军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汉军得知冒顿单于驻军于代谷。这时皇帝驻兵晋阳，便派人去侦察冒顿单于的军情虚实。侦察兵回来报告说：“可以对匈奴发动攻击。”于是皇帝率军开进平城。在皇帝出城行至白登山时，被匈奴的骑兵包围。皇帝便派人携带丰厚的礼物送给冒顿单于的阏氏，阏氏劝冒顿单于说：“即使得到汉地，也不能长期占据，况且两国君主也不应互相危困啊！”匈奴骑兵包围了七天，才稍稍后撤。这时正好大雾弥天，汉军派人进出，匈奴军队一点也没有察觉。护军中尉陈平对皇帝说：“匈奴骑兵全用短兵器，请命令我们的士兵全用强弩，每张弩搭两支箭，箭头向外，慢慢退出重围。”高祖等人突围后，进入平城。这时汉朝的援军也前来解救，匈奴骑兵便解围而去，高祖也班师回朝。此后，韩王信替匈奴带领军队，不断袭击汉朝的边界地区。

汉十年，韩王信派王黄等人诱劝陈豨谋反。汉十一年春天，韩王信又与匈奴骑兵进驻参合县，抗拒汉军。汉朝派遣柴将军前来征讨。柴将军送给韩王信一封书信，信上说：“皇帝陛下宽和仁爱，诸侯虽有叛逃的，只要能再度归顺，就恢复他原来的地位和名号，不加杀害。这一点，大王您是很清楚的。如今您是因战败才逃到匈奴的，没有什么大罪，请赶快回来！”韩王信回信说：“皇帝陛下把我从民间提拔起来，以至南面称王，这是我的荣幸。但是，在荥阳战役中，我没能奋战而死，却作了项羽的阶下囚，这是我的第一罪。在敌寇进攻马邑城时，我没有坚守，反而献城投降，这是我的第二罪。现在我反而替敌寇率兵，和将军您争生死于一旦，这是我的第三罪。前代的文种和范蠡，他们没有任何罪过，尚且落得一死一逃的下场，如今我在皇帝面前有三大罪，若还想在皇帝手下求生，这正是重蹈当年伍子胥受谗被疏不知离去，最终不免身死吴国的覆辙。如今我逃避在荒山野岭之中，天天靠向蛮夷乞讨过活，我想回归汉朝，就像瘫痪人不忘站起，盲人不忘重见光明那样，但形势不允许啊！”于是两军交战。柴将军杀尽参合的敌兵，并杀死韩王信。

卢绾是沛县丰乡人,和高祖是同里街坊。卢绾的父亲和高祖的父亲很要好,两家有了儿子,高祖和卢绾同一天出生。邻里街坊便牵羊抬酒向两家祝贺。等高祖和卢绾长大以后,一起读书学习,也成为好朋友,邻里街坊称赞两家父亲很要好,同一天得子,儿子大了又是好朋友,便又拿羊酒向两家祝贺。在高祖还是平民百姓时,曾因为逃避官司而隐藏起来,卢绾就常常跟随高祖进进出出,上下奔跑。高祖起初在沛县起义,卢绾以宾客的身分相随。高祖进入汉中以后,卢绾被任命为将军,常在左右侍奉。后又跟随高祖东击项羽,以太尉的身份侍从。他可以自由出入高祖的卧室,至于得到衣被饮食等赏赐,群臣连想都不敢想。即使像萧何、曹参这样的重臣,只不过因职务的关系受到礼遇,至于说到亲密程度,那是赶不上卢绾的。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在秦时属于咸阳。

汉五年冬天,因已经消灭了项羽,高祖便派卢绾别领一军,与刘贾一起,消灭了临江王共敖。七月班师,又跟随高祖去征讨燕王臧荼,结果臧荼被俘投降。高祖已平定了天下,这时诸将非刘姓被封王的有七人,高祖打算封卢绾为王,又担心群臣有意见。在俘虏了臧荼之后,高祖便向诸将相列侯下令,让他们在群臣中推举有功劳的将领封为燕王。群臣都知道皇帝打算封卢绾为王,都说:“太尉长安侯卢绾,长年跟随皇帝平定天下,功劳最大,可立为燕王。”高祖即下诏准许。汉五年八月,便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中,凡是得到高祖亲幸的,都比不上卢绾。

汉十一年秋天,陈豨在代地反叛,高祖到邯郸征讨陈豨的反叛部队,燕王卢绾也率兵从东北方向进攻陈豨。在这个时候,陈豨派王黄去匈奴求救。燕王卢绾也派遣他的臣子张敖去匈奴,通告匈奴说,陈豨等人的军队已被击溃。张敖到了匈奴,这时原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已逃在匈奴,见到张敖,便对他说:“您之所以被燕国重用,只不过因您熟悉匈奴的情况罢了。燕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诸侯王屡屡造反,战事连绵不断的结果。现在您替燕国卖力,想尽快消灭陈豨等人,若陈豨等人被消灭尽,那么被灭亡的命运该轮到燕国头上了,你们这些人,也将成为汉朝的阶下囚!您何不想法让燕王暂缓进攻陈豨,并且与匈奴联盟?这样做,形势可以得到缓解,燕王也就可以长久称王了。即使汉朝发难,也可以保全国家。”张敖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便自作主张请匈奴帮助陈豨进攻燕国。燕王卢绾怀疑张敖和匈奴勾结进行反叛,便上奏朝廷,请求族灭张敖的家属。张敖从匈奴回来,详细回报了他这样做的原因,燕王卢绾这才霍然省悟,便欺骗朝廷,找了一家替死鬼代死,释放了张敖的家属,让张敖安心作联络匈奴的密使。同时又秘密派范齐到陈豨那里,想让他长久地反叛骚扰,使战事连年不断。

汉十二年,高祖率军东进,征讨反叛的黥布。这时陈豨率军常在代地驻扎,汉朝派樊哙去征讨,陈豨兵败被杀。陈豨的部将投降,供出卢绾曾派范齐到陈豨处策划阴谋。于是高祖派遣使臣召卢绾进京,卢绾推说有病,不肯前往。高祖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去迎接燕王,并乘机向燕王左右的人调查燕王的阴谋。卢绾愈发恐慌,便躲藏起来,对他的宠信的臣子说:“现在不是刘家人而在王位的,只剩下我和长沙王吴臣了。去年春天,族灭了淮阴侯韩信,夏天又杀掉彭越,这都是吕后的主意。现在皇帝病重,让吕后处理国事。吕后出于妇人之见,一心想找借口杀掉异姓王和建立大功的臣子。”于是仍旧装病,不赴京师。这时,他左右的臣子都逃的逃,藏的藏,卢绾上面的谈话也稍稍洩露出来,并传到审食其的耳朵里。审食其回朝,把调查的情况报告给高祖,高祖听了,非常恼火。这时正巧押送来匈奴的降人,降人供出张敖潜在匈奴,是燕国派去的密使。于是高祖说:“卢绾果然反了!”便派樊哙去征讨燕国。燕王卢绾把他的官人和家眷以及数千骑兵暂时安顿在长城脚下,并随时刺探朝廷的动静,希望高祖病好之后,亲自进京请罪。就在这年四月,高祖逝世,卢绾便率领部下,逃入匈奴,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由于卢绾在东胡不断受蛮夷的侵袭掠夺,常常想再归汉朝。但过了一年多时间,就死在那里。

吕后当政时,卢绾的妻子儿子逃回,向汉朝投降。这时吕后正在病中,不能接见,便把他